

## 大法教我以德报怨



文 / 河北大法弟子小芳

【明慧网】我和丈夫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当时我们城中村招工，可以离开农村，我就从娘家招工走了。其实丈夫当时也有指标。因为文化大革命受过迫害的给落实政策，可以给一个指标。丈夫的父亲是文化大革命时被迫害死的。我婆婆怕我们的婚事黄了，就许愿说让丈夫招工走，还说“要走不了你俩就散伙”。紧接着马上年底，我们已是大龄青年，双方大人让结婚，我当时说他还没有招工走，不想结婚。但婆婆也承诺，父母也劝，这样年前我们结了婚。我们结婚时，大姑姐从外地回来给婆婆出主意：“娘指着女儿过吧，女儿给你钱，儿子给你钱吗？”我的婆婆于是把招工指标给了女儿了。

这一下把我气坏了，得了肾炎，不能干活，没力气，工厂给的任务也完不成，整天生病吃药。丈夫就让我出去散心，说出去散散心就好了。我在外边遛弯时，看到法轮功学员在炼功。法轮功学员向我洪法，当时我不相信。有一天我又出去遛弯，看到有许多人到我们生产队的两间旧房子里，我好奇他们干什么，于是把窗户纸捅了个洞，我看见墙上写着“真善忍”三个大字，当时我就想：我得炼这个“忍”，我炼这个“忍”多活多少年，不炼这个“忍”少活多少年。于是我每天来这里散心，好象串门一样来玩来了。当时我也不懂什么修炼，别人学法念书，我就跟着听，听了一个多月，我身体通了，不断的往外排气，不断的排。我还愿意听炼功音乐，那么好听！当时有位老同修胸前戴着法轮章，我看见那个章在转，一层层转，转的那个好看哪！后来我就请了大法书，

我得法了。

我也不难受了，一身轻了，什么活都能干了。我每天高兴啊，为啥高兴呀，也说不清，就是

高兴！我从此无怨无恨，我知道了一切全是命啊，我来这个家是还债来了，我也不委屈了。

一九九九年春，我们城中村拆迁，当时我和大伯哥到我婆家大娘家打扫卫生，我大娘已去世，孩子都在外地，家里没人住，我们帮忙收拾东西，把该卖的东西都卖了，钱给了婆婆。我往外抱东西，一趟一趟的抱，婆婆见我就骂，我走哪她就骂到哪。我当时学了大法了，知道因缘关系，我没吱声，我想我在还债，她骂够了就不骂了。婆婆骂了一个多小时，这时一直在看着我婆婆骂人的邻居大哥说：算了，婶子，你骂了一个多小时了，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时我婆婆就往家走，在家里还骂。又过了一段时间，婆婆又骂我大伯嫂，人家不干了，对骂了起来，结果婆婆气的得了心脏病了。

婆婆得了心脏病，要到北京去看病，她大儿子、二女儿当时都退休了，她不让她们陪她去看病，每天找我陪她去看病。我一时没忍住，说：“你还是靠着女儿过吧，当时你把好事都给女儿了，你有病来找我来了，我不去。”可她就是不干。后来我想：我都得了大法了，师父教我做好人，吃亏也得做呀！我就陪婆婆去北京看病。陪婆婆出门看病赔钱、花时间不说，照顾婆婆赔精力也不算，在路上婆婆

还边走边骂我。我就一直想着师父的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转法轮》）不跟她一般见识。

我经常背诵师父的经文：“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著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精进要旨》〈何为忍〉）背多了，我从内心就没有气恨了。

我丈夫兄弟四个，婆婆有养老房，养老金是兄弟四家出的，老四把房子、钱都拿去了。二零零三年冬天，下了大雪，我婆婆还在平房里住。当时我们买了楼房，我丈夫说他娘冷，想把婆婆接过来住。我想我炼功了，得按真、善、忍做好人，不能给大法抹黑，让她来吧。说着容易，她来了也得我照顾呀。要不是学大法，我肯定不管。婆婆有病了，大姑姐、小姑子跑得很远，再也不说娘指望着女儿过的话了，钱也不给，也不过来看老人。我婆家大嫂、二嫂谁也不管我婆婆。我想：我是炼功人，我得给大法增光，我不能不管，得证实大法是正的，是好的。因为我是炼功人，得用善来化解我们的恩怨情仇。

我丈夫去世后，我仍然给婆婆送饺子、送吃的。大姑姐也承认：人家儿媳妇比我们女儿照顾的都好。大姑姐哭着对我女儿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

# 两次冤刑、丈夫冤死 北京杨进香再面临司法迫害

【明慧网】北京市延庆区法轮功女学员杨进香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才结束两年四个月的冤狱，二零二四年六月六日又在永宁镇家中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已经三个多月了。近日获悉，警察已将构陷杨进香案卷递送到海淀区法院，欲图对她进行第三次司法迫害。

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二十多年的迫害中，杨进香曾于二零零二年九月至二零一一年遭九年冤刑迫害。她的丈夫韩仕民也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绑架、关押，两次被非法判刑，于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含冤离世，终年 59 岁。

## 杨进香和丈夫韩仕民遭迫害事实简述

二零零一年七月，韩仕民、杨进香夫妇因做真相资料双双被丰台区岳各庄派出所警察绑架，遭到酷刑折磨。杨进香后被非法判刑九年，韩仕民被非法判刑七年。

期间警察对杨进香施暴的情景令人发指：在岳各庄派出所，警察电击她全身，抓掉胸罩电击两个乳头；踢她阴部，把棍子放在她的腿上，两个男警察站在棍子上压她的腿，造成她腿伤几年走不了路，警察还用皮条抽打，用大铁桶套在她头上然后用棍子砸铁桶，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使她感到昏天暗地、耳聋耳鸣；警察还用烟头烫她的手、脚心。

在丰台看守所，她遭野蛮灌食，被打掉牙齿，连血带脓一起灌；不让睡觉；冬天用冷水从头上往下浇水、扒开裤裆往里泼水、拔阴毛、拔眼睫毛、用头发往耳中塞并搅动、用擦地的布堵嘴、戴上手铐、脚链、戴上用泡沫制作的帽子；她还被拉到公安医院注射不明药物，一针不起作用来两针，最后加到四针，还不起作用，他们害怕了不敢再打了（因为一针就能导致



▲杨进香脸上的淤伤

人昏迷）；警察将她固定成大字形姿势铐在铁床上一个月，大小便都在床上，直到吐血、奄奄一息才给解开。在北京女子监狱，她拒绝“转化”，狱警不让她上厕所，寒冬腊月把她关在没有暖气、没有光的室内冻，长时间不让她睡觉，她被折磨的精神恍惚，导致跌倒磕掉两颗门牙。杨进香被劫持进北京女子监狱之前，还曾被当地恶警强奸。

韩仕民遭到的折磨包括：在岳各庄派出所，他被警察电击、上背铐，被警察用鞋底抽打，牙被打掉，耳被打聋，还被几个男警踩在凳子下碾压，造成他内脏疼痛难忍，呼吸困难，腰部内伤，全身到处是伤。在前进监狱，他遭罚站、长时间不让睡觉、强制干奴工，被迫害致使便血、奄奄一息，被送医抢救，医生下了四次病危通知。

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杨进香等法轮功学员在四司村给民众讲法轮功的真相时遭人恶告，被警察绑架。在永宁派出所，杨进香被二十多个警察、协警殴打两个小时，导致她的脸上、身上多处青紫淤伤，警察还往她的脸上喷洒不明液体。警察当日欲将杨进香关到看守所，但看守所见杨进香身上有多处淤伤而拒收。永宁派出所警察第二天将杨进香送回家监视居住。

二零一七年一月八日，杨进香被绑架到康庄镇马坊洗脑班，被迫害两天。同年五月八日，韩仕民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六月六日被劫持到康庄镇马坊洗脑班，被迫害六天。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晚，韩仕民、杨进香夫妇在家中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延庆看守所。不长时间，韩仕民因身体原因被“取保候审”回家。二零二二年四月八日，韩仕民、杨进香夫妇遭延庆区法院非法庭审，杨进香被非法判刑两年四个月，被劫持到北京女子监狱迫害。韩仕民被枉判一年十个月，因身体原因得以回家。但法院人员经常去他家骚扰，要所谓的“收监”。韩仕民于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含冤离世，终年 59 岁。

杨进香于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结束冤狱。二零二四年六月六日，她在家中再次被海淀区警察绑架，如今面临第三次司法迫害。◇

## 北京市新闻简讯

### 北京延庆地区至少 13 名法轮功学员和 2 名家属被绑架

2024 年 9 月 23 日北京延庆地区发生大规模绑架法轮功学员及家属事件，大部分被非法抄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现在知道的有：吴芳玲和她丈夫王建民（未修炼法轮功）、王朝英和她丈夫郭振方（未修炼法轮功）、梁凤莲、张艳荣、杨秀兰、郝秀峰、习平、武振叶、刘玉玲、张秀华、张燕和她的大姐及她的四妹妹。

据说，吴芳玲、梁凤莲、张燕姐妹三人、刘玉玲、王朝英七人已取保回家。详情待查。

### 北京法轮功学员魏素雯被非法批捕

北京市西城区 64 岁的法轮功学员魏素雯，2024 年 8 月 15 日在天坛公园被警察绑架、抢劫，被非法关押到东城区看守所。8 月 30 日，她被告知遭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非法批捕，至今仍没消息，望各界人士给以关注。◇